

4

T. 9297/0446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1 1938



讀書考索卷之六

大雅

春秋

春秋

春秋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群書考索卷之六

山堂

建陽知縣區

俊卿

六經門

春秋類

春秋三傳傳授之圖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教諭譚璋校正



公羊

董仲舒 胡毋生

贏公

段仲溫

呂步舒

榮廣

結星公

江博士

丁褚大

孟卿

眭孟

貢禹

蔡千秋

周慶

丁姓

胡常

疎廣

嚴彭祖

顏安樂

崇谿惠

劉向

翁君

尹更始

蕭秉

筦輅 孫寶

王中 公孫文

冷豐 東雲門

任公 馬宮

房鳳

崔方進

尹咸

穀梁

魯申公 瑕丘江公

梁

左氏

張蒼 賈誼

張敞

劉公

賈長鄉

張禹

尹更始

胡常

賈護

貴公

方進

陳欽

春秋始末

孔子因魯史作春秋十二篇始隱公終獲麟而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備矣西漢藝文志曰仲尼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立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序曰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記遠近別異同也故史之所以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即用舊

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為感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為終也而微言獨傳於子夏太史公猶謂其不能贊一辭彼公穀之書方出於漢雜載尸子等之語而其師承豈獨專於子夏宜其駁而不純也初漢興張蒼賈誼張敞劉公子皆修春秋左氏傳賈誼亦為左氏訓詁授貫公以至賈護護授陳欽欽以左氏授劉歆漢初胡毋生治公羊春秋與董仲舒同業公孫弘亦頗受焉其後有嚴彭祖顏安樂之徒顏之後有冷豐任公亮輅真都之學初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於申公孝武時江公時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為公羊學卒用董生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授公羊由是公羊大興太子既通公羊而後私問穀梁而善之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及夏侯勝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乃齊學宜興穀梁時以穀梁並設上前上善

穀梁甘露五年召五經名儒蕭望之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望之等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有尹更始胡常申章昌房鳳之學漢初有公羊穀梁鄭氏夾氏四家並行王氏之亂鄭氏無師夾氏亡書而三傳所授並各有師自河間獻王獻左氏而劉歆之引傳文以本經之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儒林贊曰初立博士惟春秋公羊而已宣帝世復立穀梁平帝時又立左氏然則左氏比三家為最後顯光武時諸儒廷議立左氏范升以為不宜立賈氏陳元請立博士賈逵言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讖明劉氏為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范會自秦還晉其處者為劉氏明漢家堯後也故卒立博士雖選李孝封會封卒左氏復廢史通云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子請重立學官至魏晉漸行隋劉炫撰春秋述議專解杜預左氏傳唐孔穎達為正義陸淳撰集傳春秋纂例淳事趙正正師啖助淳傳二家之學

詁訓傳授

公羊戴玄傳序云子夏傳之公羊高高傳其子平平傳其子地地傳其

子取取傳其子壽至漢景時壽乃與弟子胡母子都著以竹帛其傳

仲舒以公羊顯子朝又四傳至何休為經傳集詁其書遂傳鄭元曰公

羊明讖休注引讖最多。董仲舒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本謹按春

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

王之所為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云耳。

臣謹按春秋謂一為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

也謂一為元者視太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

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公孫弘治春秋不如

仲舒以弘為從諛。仲舒說春秋事得失有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

屬後數百篇十餘萬言並同。胡毋生字子都齊人也治公羊春秋為

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仲舒著其德年老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

宗事之公孫弘亦頗受焉而董生為江都相弟子蘭陵褚大東平嬴公

廣州段仲溫呂步舒出本。丁褚大至梁相出胡毋。呂步舒丞相長史

生出胡毋。嬴公守學不失師法為昭帝諫大夫授東海孟卿魯睦孟。

生出胡毋。嬴公守學不失師法為昭帝諫大夫授東海孟卿魯睦孟。

孟卿東海人山本魯睦孟為符節令坐說災異誅出胡母嚴彭祖字

公子東海下邳人也與顏安樂俱事睦孟孟弟子百餘人唯彭祖安樂

為明贊問疑誼各持所見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樂各

專門教授由是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彭祖為宣帝博士至河南東郡

太守以高弟入為左馮翊遷太子太傅竟以太傅官終受琅邪王中本

傳。王中為元帝少府家世傳業受同郡公孫文東門雲出嚴彭祖東

門雲為荊州刺史坐為江賊拜辱命下獄誅也注逢見賊而拜公孫文

為東平太傅上同。顏安樂字公孫魯國薛人也睦孟姊子也官至齊郡

太守丞後為仇家所殺安樂授淮陰冷音豐次君淄川任公由是顏家

有冷任之學出本冷豐為淄川太守出顏安樂豐授馬官琅邪左咸上同

任公為少府出顏安樂。貢禹事竊公成於睦孟至御史大夫出顏安樂禹

授潁川堂谿上同。踈廣事孟卿至太子太傅廣授琅邪出顏安樂。

明春秋為九傳本。莞輅為御史中丞出顏安樂輅授孫寶上同。堂谿出

授泰山真都上同。真都丞相史與莞輅又事顏安樂故顏氏復有莞真

之學出顏安樂。孫寶為大司農上同。左咸為郡守九卿徒衆尤盛官至

大司徒上同。王接注公羊接常謂何休訓釋其詳而黜周王魯大體垂

繆且志通公羊而往往還為公羊疾病接乃更注公羊春秋多有新義

接惠帝時補尚書殿中郎

穀梁

穀梁受經於子夏為經作傳故曰穀梁傳傳荀卿荀卿傳魯人申公。

中公魯人也卒以詩春秋授瑕丘江公能盡傳之徒衆之盛本。瑕丘

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中公傳子至孫為博士其後浸微惟榮廣

皓星公二人受焉本。榮廣能盡傳其詩春秋高才敏捷與公羊大師

睦孟等論數困之故好學者復受穀梁蔡千秋周慶丁姓皆從廣受出

公。蔡千秋又事皓星公為學最篤宣帝即位問丞相韋賢等言穀梁

子本魯學也公羊氏乃齊學也宜與穀梁時千秋為即召見與公羊家

並說上善穀梁說擢千秋為諫大夫給事中後有過左遷平陵令復求

能為穀梁者莫及千秋上愍其學且絕廼以千秋為郎中亡將選即十

人從受同。尹更始本事蔡千秋為諫大夫長樂戶將又受左氏傳取其變理合者以為章句傳于咸及翟方進琅邪房鳳同。翁君本事蔡千秋江公。周慶千秋死徵江公孫為博士江博士復死乃徵周慶丁姓待詔保官少府屬官也使卒授十人自元康始講至甘露元年積十餘年皆明習上同。丁姓字孫至中山太傅授楚申章昌上同。申章昌字曼君姓申章各昌為博士至長沙太傅徒衆尤盛江公。尹咸至大司農江公。翟方進至丞相江公。房鳳字子元不其人也琅邪之縣也其音基以射策乙科為太史掌故仕至青州牧始江博士授胡常常授蕭秉王莽為講學大夫由是穀梁春秋有尹胡申章房氏之學房鳳。范甯徐邈注解范甯以春秋穀梁未有善釋遂沉思積年為之集解其義精當為世所重既而徐邈復為之注亦稱之。

左傳

劉向別錄左丘明授魯申魯申授吳起吳起授子期子期授楚人鐸椒鐸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張蒼漢興北

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太中大夫劉公子皆修左氏春秋傳誼為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賈公為河間獻王博士子長卿為蕩潯陰令授張禹禹與蕭望之同時為御史數為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上書數以稱說後望之為太子太傅薦禹於宣帝徵禹待詔未及問會疾死授尹更始更始傳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授黎陽賈護哀帝時待詔為郎授蒼梧陳欽以左氏授王莽至將軍而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前漢傳左氏者有張蒼賈誼尹咸張敞劉歆後漢有鄭元鄭眾馬達馬融延篤彭仲博許惠卿服虔穎宛之徒各為訓詁魏世則董遇王肅為之注然其間有取公羊穀梁以釋左氏者惟晉世杜元凱專取丘明之傳以釋經義疏有沈休文蘇寬劉炫然沈氏於義例粗得於經傳極疎劉光伯於數經之內實為翹楚然好短左氏之失凡一百五十餘條。杜預左傳集解晉杜預元凱集劉子駿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穎子徽之經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其發明甚多古今稱之然其弊則棄經信傳如成公十三年麻隧之戰傳載秦

敗績而經不書以為晉直秦曲則韓役書戰時公在師復不告克捷有功亦無所諱於左傳之例皆不合不曰傳之謬而擬稱經文缺漏其尤甚者至於如此。汲冢師春杜預左氏後序云汲冢師春純集者人名也。春傳上筮事上不次第及其文義皆與左傳同師春純集者人名也。春秋纂例文宗好左氏令翰林侍讀學士高重分諸國名為書引名經傳要畧藝文志有春秋纂例四十卷乃是。服氏傳解何休嘗以春秋駁漢事六百餘條妙得公羊本意服虔又以左傳駁何休之所駁漢事六十條又作春秋左氏傳解。于令升獨美左傳于令升史議歷詆諸家而獨歸美左傳云丘明能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斯蓋著作之良模也當春秋時諸侯大事見知於他國者或因假道而方聞或以同盟而始赴如秦燕之據有西北楚越之大啓東南人罕通於上國故載其行事多有闕如且其書自宣成已前三紀而成一卷至襄昭已下數年而占一篇是知國阻隔者記載不詳年淺近者撰錄多備此立明隨聞見而成傳何有故為簡約者哉。注士燮十卷。賈逵三十

卷。王肅三十卷。董遇三十卷。孫毓二十八卷。杜預四十五卷。音曹髦三卷。嵇康三卷。杜預二卷。李軌三卷。荀訥四卷。徐邈三卷。義沈約。蘇寬。劉炫。

春秋三傳之學此在傳授之外者

主父偃學春秋主父學長短縱橫術晚乃學春秋百家之言傳。壽王傳受春秋壽王詔使董仲舒傳受高材通明傳。于定國學春秋于定國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傳。文翁通春秋文翁少好學通春秋傳。馮不疑治春秋馮不疑治春秋為郡文學傳。馮奉世學春秋奉世學春秋涉大義。鍾興受春秋鍾興從丁恭受嚴氏春秋傳。蓋文達明春秋蓋文達明春秋三家傳。

春秋正經

古春秋書春秋家者其先出於三代按汲冢瑣語記太丁時目為夏商春秋孔子曰疏通知遠書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知春秋始作與尚書同時瑣語又有晉春秋獻公十七年國語云晉羊舌肸習於春秋悼

公使傳其太子左傳昭公二年晉韓宣子來聘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蓋皆指此也。孔子生平昌鄉陬邑其先宋人也各立字仲尼姓孔氏。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旨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一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于河陽推此以繩當世貶損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罪丘者以春秋史記孔世家。太史公曰周道將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表儀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存亡國繼絕世補弊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

之聚散在春秋故有國者不可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者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死罪之名正實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故春秋禮義之大宗也出史記太史公自序。夫子祖述堯舜之道而制春秋以文武之法度中肅。孔子曰吾志在春秋。世衰道微邪說暴行又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而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子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異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故春秋變古則譏之董仲舒。春秋有災異皆列終始推得失攷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也翼奉

春秋五始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共惟春秋發五始之要在乎審已正統而已注元

者氣之始春秋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政教之始即位者一國之始也

春秋書王

正次王王次春董仲舒傳。詔曰春秋於春每月書王重三正謹三微也。注三正者天地人之正三微者三正之始萬物皆微故王道取法焉。漢章帝紀。所書之王即平王也。春秋。春秋一書書王正月者十有三王二月者二十一王三月者一十九無事有時亦冠以王之一字

春秋始隱公

杜氏謂平王東周之始王隱公燕國之賢君

春秋侯國之數

大數總百二十四國。正國百十五附庸之國九。爵姓具者四十七國。有姓無爵者十有八國。有爵無姓者一十七國。爵姓皆無者三十三國。盟者三十四國。亡國者五十有二。諸侯有諡者一十二國

會盟戰數

蓋春秋經傳凡二百二十五

會凡一百有二大會四十四小會五十八。盟二百有八大盟六十一小盟百四十有八。戰凡五

十有八大戰五。次戰二十。小戰一十四

晉悼公九合諸侯

十五年會于戚。會于城棣救陳也。七年會于鄆。會于邢丘。會于戲王。十年會于祖。會于成鄭。十一年盟于亳北會于蕭魚

春秋釋例盟會圖長曆

杜預參攷衆家譜第謂之釋例震摯賞之曰左立明本為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為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預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曆備成一家之學此老乃成其長曆

春秋條例

晉劉寔篤學尤精三傳辨正公羊以為衛輒不應辭以止父祭仲失為臣之節又撰條例二十卷

春秋調人

春秋調人

晉劉兆嘗以春秋一經而三家殊塗諸儒之議是非紛然乃思三家之異合而通之取周官調人之義作春秋調人七萬餘言皆論其首尾使大義無乖時有不合者取其長短以通之

春秋解詁

何休覃思不闕門十有七年作春秋解詁

春秋繁露

漢董仲舒作說春秋事得失今其書有楚莊王玉杯竹林等五十六篇

竹書紀年

劉知幾子既以竹書紀年序諸侯列會皆舉謚後人追修非當時正史

知齊人讖于遂鄭棄其師皆孔子新意師春一篇錄卜筮事與左傳合

知按春秋經傳而為也唐書傳

春秋未諭者十二

趙孟以無辭伐國貶號為人祀伯以夷禮來朝降爵稱子虞班晉上惡貪賄而先書楚長晉盟譏無信而後列此論人倫臧否直道而行奚為

齊鄭楚國有殺君各以疾遂皆書卒昭九年公子圍弑其君鄭襄七年其君悼公而春秋但書曰楚子疾惡之情豈其若是其所未諭一也

卒鄭白髮頑卒齊侯陽生卒齊陳乞楚按齊荼野幕之弑事起陽生楚靈乾谿之阨禍由常壽而春秋指其首

謀捨其親弑反歸罪於乞比公手比如是則邾之閻者私憾射姑行

欺激怒傾瓶水以沃庭伴廢燼而爛卒矣不書弑其所未諭二也。善

惡必書斯為實錄觀夫子修春秋多為賢者諱狄實滅衛因威恥而不

書河陽召王成文姜而稱狩書法如是豈不使人靡憚憲章其所未諭

三也。哀八年及十三年公子再與吳盟而皆不書威二年公及戎盟

戎實豺狼非我族類非所諱而仍諱其未諭四也。諸國臣子非卿不

書必以地來奔則雖賤亦志如陽虎盜入于讎擁陽關而外叛傳具其

事經獨無聞何哉未諭五也。按諸侯世嫡嗣業居喪既未成君不避

其諱此春秋之例也何為般野之沒皆書以名而惡祝之殂直曰子卒

其未諭六也。君謂之弑卿士以上通謂之殺又春秋之例按威二年

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僖十年又曰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

大夫苟息夫臣當為殺而稱及與君弒同科未論七也。邦之為孔醜諱之可也。如公書宋葬公與吳盟為齊所止為邾所敗盟而不至會而後期並諱而不書豈非煩碎之甚且按汲冢竹書其晉春秋及紀之載事也如重耳出奔惠公見獲書其本國皆無所隱推魯春秋之紀其國也則未然未諭者八也。夫子之脩春秋皆遵彼垂僻習其訛謬凡所編次不加改者矣何為其間則一褒一貶特有弛張或洽或革曾無是正未諭九也。定六年書鄭滅許以許男斯歸而哀元年書許男與楚曰蔡夫許既滅矣而能重列諸侯舉兵圍國者何哉未諭十也。按虞自魯閔公以來通上國僖二年滅下陽已降漸見於春秋蓋始命行人自達於魯也而瑣語晉春秋載魯國閔公時事言之甚詳斯則聞事必書無假相赴當時國史他皆倣此至於夫子所脩則不然凡書異國皆取來告而闕之用使巨細不均繁省失中未諭十一也。君子以博聞多識為工良史以實錄直書為貴而春秋記他國事必憑來者之辭而來者所言多非其實或兵敗而不以敗告或君弒而不以弒稱或秋葬而冬赴春崩而夏聞遂使真偽莫分是非相亂未諭十二也。

春秋虛美者五

古者國有史官具列時事觀汲墳所記皆與魯史符同如殺其大夫執我行人鄭棄其師隕石于宋其三事並出竹書紀年唯鄭棄師出瑣語晉春秋諸儒此句多是古史全文則知夫子所脩但因其成事就加彫飾仍舊而已加以史策有缺文時月有失次皆存而不正而太史公云夫子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其虛美一也。按宋襄公執滕子而誣之以罪楚靈王弒邾敖而赴之以疾亡春秋皆承告而書曾無變革求諸勸戒其義安在左丘明論春秋之義云或求名而不符或欲蓋而名彰善人勸焉其虛美二也。春秋本以褒貶為主國語晉司馬俠對其君悼公曰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曰孰能曰羊舌肸習於春秋至董狐書法而不隱南史執簡而累進又甯殖出君而卒自憂名在策書故知當時史臣各懷直筆自夫子之修春秋也他邦之篡弒其君有三謂齊鄭楚已解於上本國之殺逐其君者七隱閔釁

君被殺昭莫不缺而不錄而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無
乃烏有之談歟盡美三也。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隱威之間則彰至
定哀之際則微言其切當世之文而亡褒諱之辭也斯則危行言遜以
免禍而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其虛美四也。按趙穿弑君而稱
宣子之弑江乙亡布而稱令尹所盜此則春秋之世莫不微婉其詞而
班固云仲尼沒微言絕觀微言之作豈獨宣父者其虛美五也

五傳

仲尼沒而微言絕故春秋分為五前藝文志立明論本事而作傳及末世口
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學官鄒氏
無師邾氏未有書人孰所見各不同也上文。夫子約魯史記而修春
秋因謂之魯史春秋學開五傳者謂各專已學以相教授分經作傳凡
有五家開則分也五傳者按漢書藝文志云左氏傳三十卷左丘明魯
太史也公羊傳十一卷公羊子齊人名高穀梁傳十一卷名赤魯人鄒
氏傳十二卷夾氏傳十一卷孝經序注

三傳總論

漢胡毋生董仲舒之徒出而公羊興申公蔡千秋之學盛而穀梁起業
左氏者又有賈護劉歆之屬故得並立學官三家異論按迹而出是非
互有所私注釋之意多緣其流杜元顛則拘以赴告何休則涉以讖偽
范甯雖務探經而博采諸說然未盡詳唐世啖趙陸淳亦精焉春秋會義序杜

作詩

三傳異同

汲冢書杜預以為所說與左傳符同異於公羊穀梁則知此二書近世
穿鑿非春秋本意審矣莊公二十八年書滅孫辰告糴于齊左氏則曰
禮也公羊則曰顛稱使以為滅孫辰之私行也穀梁則為內諱也惟唐
趙氏譏其為政而無備得之矣。莊公八年書甲午治兵左氏則曰治
兵于廟禮也公羊則曰祠兵為久穀梁則曰治兵習戰繼之以善陳。
僖公三年書王正月不雨蓋春秋之義凡經時不雨告廟則書而左氏
謂之不為災公羊謂之記異穀梁曰勤雨也誤矣

三傳得失

三家言其長則事莫備於左氏例莫明於公羊義莫精於穀梁以言其短則或失之誣或失之亂或失之鑿如載惠公元妃繼室及仲子之歸則誣矣○王正月之為大一統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此公羊之明於例也若夫母以子貴媵妾許稱夫人則亂矣○段弟也弗謂弟公子也弗謂公子段段而見鄭伯之處心積慮或於段也此穀梁之情於義也若夫曲生條例以大夫曰○左氏載諸侯之事或詳或略其尤詳者每出一師具列將佐或因廢興並舉六卿如子產晏嬰之流併其士族世家亦或詳備而夢卜雜占小說諷誦縱橫滑稽之言無所不有其於叙事可謂繁矣然其辭勝於事則其辭釋經意乃或滅裂公穀二家隨經解釋事為之說比附日月曲生條例義有不合亦復強說躋駁不倫首尾矛盾雖其釋經密於左氏至其說之繁碎抑又過之蓋左氏之說經少則其失亦少二傳之解經多則其失亦多然則釋經之失少載事之得多左氏之傳不賢於公穀乎○光武時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立左氏博士范升奏以左氏淺末不宜立且條左氏之失十四事啖助變公

穀以左氏解義多謬此嗜公穀者則指左氏之疵也范升奏左氏不可立而陳元詣闕上書以言立明至賢親受孔子而公穀傳聞於後世賈逵亦條上左氏長於三傳者三十餘事謂左氏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權變此喜左氏者則譏二子之躋駁也○左氏詭而富其失也誣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辨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誣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則深於其道者也○左氏公羊以正月為周正惟穀梁子以為夏正然晉杜預作長曆唐淳暑一行推步日食皆以為春秋用周正此又不能無疑也成公十四年春無冰成元年二月無冰襄公二十八年春無冰經於春書無冰左氏公羊以為周正似亦有所合也然威公八年冬十月雨雪果以為正則雨雪於秋八月也穀梁子之說似亦未可廢也

三傳之失

公羊之失謂求金求車為非禮而不知責諸侯之不貢也以大閱大蒐為罕書是不知譏列國之僭天子也以築館為舍禮而不知仇敵之不

可通也穀梁之失謂正月己卯烝為不時是不知周之正月乃夏之十一月在建子之月而冬祭不為不時謂秋蒐于紅以為正是不知蒐春田而用於秋非正也不納子糾為內惡是仇敵可得而容也左氏之失以即之狩而為禮是知其廢國務而遠田獵也以祭王姬之館為正是不知仇讎敵之不可交也四國伐鄭以為圍鄭狄人入衛以為滅衛經何以不書圍與滅也

春秋左氏全綜

劉兆又為春秋左氏解名曰全綜公羊穀梁皆納經傳中朱書以別之

春秋釋疑

沈毓合三傳為之解注撰春秋釋疑

春秋總例

韋表微病諸儒執一槩是非紛然著三傳總例通理經趣

集傳例統

峻昉考三家短長縫綻補闕號集傳復攝其綱條為例統弟子趙臣與

助之子異哀錄所為春秋集註總例請趙臣損益陸質纂會之號集傳統例墨守膏肓廢疾初李育少習公羊春秋知名大學嘗讀左氏傳雖樂文采然不謂得聖人深意以謂前世陳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引圖識不據理體於是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建元初舉方正拜博士四年詔與諸儒論五經於白虎觀育以公羊義難賈逵往反皆有理證何休乃與其師羊弼追述李育之意以難二傳故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

公羊

公羊子名高齊人也受經於子夏所傳春秋者非一其中亦非常異議不經之論至使賈逵以謂公羊可達左氏可與公羊春秋序何氏之意以為三科九旨是止一物若總而言謂之三科科者段也若析而言之謂之九旨旨者意也公羊疏○公羊多任於權變後賈逵傳○公羊辭義清雋斷

決明審荀宏傳

穀梁

穀梁子名淑字元始魯人也。一各亦受經於子夏為經作傳故曰穀梁傳。於時則接乎隱公茲因以託始該二儀之化育贊人道之幽變舉得失以彰黜陟明成敗以存勸戒極類網以繼三五鼓芳風以扇游塵一字之褒寵疏華袞之贈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捷穀梁序。穀梁善於

經鄭元六

二傳五短

穀梁公羊生於異國長於後來語地則魯國相遠論時則與宣尼不接安得以傳聞而與親見者先爭乎其短一也。左氏述城哀伯諫納鼎周內史美其讜言王子朝告于諸侯閔馬父嘉其辨說亦猶史記載樂毅李斯之文漢書晁錯賈生之筆觀二傳所載有異於此其錄人言也語乃齟齬文皆瑣碎蓋彼得史臣之簡書此傳流俗之口其短二也。左氏載諸大夫詞令行人應答其文典而美其語博而奧如僖伯諫觀納帶王孫論九鼎季札觀樂述近古則委曲如存如邾子官各季孫行父舉八元證近代則循環可覆二傳者記言載事失彼菁莪尋涼探本取諸胸臆理

甚迂僻言多鄙野比諸左氏不可同年其短三也。二傳雖以釋經為主其缺漏不可殫語其短四也。論語有曰夫子不為衛君而公羊釋義反以衛輒為賢是違夫子之教其短五也。

左氏

左氏名丘明魯人也為魯太史山論語公伊川曰古之聞人也。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畧不盡舉非聖人所脩之要故也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為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書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為例之情有五一日微而顯文見

於此而起例在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楨刻桶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序。左丘明因聖言以摠意托王義以流藻其淵源深大沉懿雅麗可謂命世之才綱

左氏三長

韓宣子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春秋之作始自姬旦成諸仲尼丘明之傳知有筆削及發凡例皆得周典其長一也。按哀二年魯司鐸官火南宮敬叔命周人出御書之時魯文籍最備立明躬為太史博覽群書如鄭書晉志之類凡此諸籍莫不畢觀每事皆詳其長二也。論語子曰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以

同聖之才而膺授經之託上詢夫子下訪其徒凡所來據實廣見聞其長上也

左氏叙事

左氏之叙事也述行師則簿領盈視隴駘沸騰論備大則區分在目修飾峻整言勝捷則收獲都盡記奔敗則披靡橫前中盟誓則慷慨有餘稱譎詐則欺誣可見談恩惠則溫如春日紀功烈則凜若秋霜發興邦則滋味無量陳亡國則淒涼可憫或腴辭潤簡編或美句入誄歌跌宕而不群縱橫而自得若斯才者始將工作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聞古今卓絕於二傳之叙事也捺蕪溢句瑰贅滿行華多而少實言拙而寡味

元經

子謂董常曰吾欲修元經稽諸史論不足證也吾得皇極讜義焉文中道。春秋以天道終乎故止於獲麟元經以人事終乎故止於陳亡於是天人備矣出史籍。文中子曰天下無賞罰三百載矣自晉惠帝至隋開皇十年凡三

載元經可得而不興乎薛收曰始於晉惠何也子曰昔者明王在上賞

罰其有差乎元經褒貶所以代賞罰也以其天下無主而賞罰不明也

道出王蓋歎命矣書云天命不于常惟歸乃有德戎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

道出王蓋歎命矣書云天命不于常惟歸乃有德戎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

道出王蓋歎命矣書云天命不于常惟歸乃有德戎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

道出王蓋歎命矣書云天命不于常惟歸乃有德戎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

道出王蓋歎命矣書云天命不于常惟歸乃有德戎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

道出王蓋歎命矣書云天命不于常惟歸乃有德戎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

道出王蓋歎命矣書云天命不于常惟歸乃有德戎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

道出王蓋歎命矣書云天命不于常惟歸乃有德戎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

道出王蓋歎命矣書云天命不于常惟歸乃有德戎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

道出王蓋歎命矣書云天命不于常惟歸乃有德戎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

道出王蓋歎命矣書云天命不于常惟歸乃有德戎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

道出王蓋歎命矣書云天命不于常惟歸乃有德戎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

道出王蓋歎命矣書云天命不于常惟歸乃有德戎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

道出王蓋歎命矣書云天命不于常惟歸乃有德戎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

道出王蓋歎命矣書云天命不于常惟歸乃有德戎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

道出王蓋歎命矣書云天命不于常惟歸乃有德戎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

道出王蓋歎命矣書云天命不于常惟歸乃有德戎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

道出王蓋歎命矣書云天命不于常惟歸乃有德戎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

道出王蓋歎命矣書云天命不于常惟歸乃有德戎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

道出王蓋歎命矣書云天命不于常惟歸乃有德戎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

道出王蓋歎命矣書云天命不于常惟歸乃有德戎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

道出王蓋歎命矣書云天命不于常惟歸乃有德戎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

道出王蓋歎命矣書云天命不于常惟歸乃有德戎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

道出王蓋歎命矣書云天命不于常惟歸乃有德戎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

道出王蓋歎命矣書云天命不于常惟歸乃有德戎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

道出王蓋歎命矣書云天命不于常惟歸乃有德戎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

君子曰帝制可作矣而不克振故求熙之後君子息心焉曰謂之何哉

其未成乎王文帝明帝未能太康之始書同文車同軌晉武太康元年

以聽拭目而視故假之以歲時桓靈之際帝制遂亡矣文明之際魏制

其未成乎王文帝明帝未能太康之始書同文車同軌晉武太康元年

以聽拭目而視故假之以歲時桓靈之際帝制遂亡矣文明之際魏制

其未成乎王文帝明帝未能太康之始書同文車同軌晉武太康元年

以聽拭目而視故假之以歲時桓靈之際帝制遂亡矣文明之際魏制

其未成乎王文帝明帝未能太康之始書同文車同軌晉武太康元年

以聽拭目而視故假之以歲時桓靈之際帝制遂亡矣文明之際魏制

其未成乎王文帝明帝未能太康之始書同文車同軌晉武太康元年

以聽拭目而視故假之以歲時桓靈之際帝制遂亡矣文明之際魏制

其未成乎王文帝明帝未能太康之始書同文車同軌晉武太康元年

以聽拭目而視故假之以歲時桓靈之際帝制遂亡矣文明之際魏制

其未成乎王文帝明帝未能太康之始書同文車同軌晉武太康元年

以聽拭目而視故假之以歲時桓靈之際帝制遂亡矣文明之際魏制

其未成乎王文帝明帝未能太康之始書同文車同軌晉武太康元年

中子曰春秋作而典誥絕矣元經典而帝制亡矣出問。文中子曰小

雅盡廢而春秋作矣小化皆衰而天下非一帝續詩有大化小化亦大

故曰非一帝元經所以續而作者其衰世之意乎禮。董常曰元經

之帝元魏何也子曰亂離斯瘼吾誰適歸天地有奉生民有庇即吾君

也且歸先王之國受先王之道予先王之民矣謂之何哉董常曰敢問

皇始之授魏而帝晉何也翻太祖入長安始有中原是歲丙申皇始元

經尚以安子曰主中國者將非中國也我聞有命未敢以告人則猶傷

之者懷之也董常曰敢問卒帝之何也魏至孝文帝子曰貴其時大其事

於是乎用義矣子曰穆公來王肅至而元魏達矣穆公虢宋順帝升明

並齊明帝建武四年亦奔魏。叔恬曰敢問元經書陳亡而具五國何

也子曰江東中國之舊也衣冠禮樂之所就也永嘉之後江東貴焉懷

帝永嘉二年琅邪王融自徐州而卒不貴無人也齊梁陳於是乎不與

移鎮建業中國衣冠往依焉

其為國也及其亡也君子猶懷之故書曰晉宋齊梁陳亡具五以歸其

國且言其國亡也嗚呼棄先王之禮樂而至是乎叔恬曰晉宋亡國久

矣

矣今具之何謂也子曰衣冠文物之舊君子不欲其先亡宋有獨晉之
功有復中國之志亦不欲其先亡也故具齊梁陳以歸其國也其未亡
則君子奪其國焉曰中國之禮樂安在其已亡則君子與其國焉曰猶
我中國之遺人也書五國並時而亡蓋傷先王之道盡墜故君子大其
言極其敗於是乎掃地而求更新也期逝不至而多為卹汝知之乎此
元經所以書也出述史篇。文中子曰元經有常也所正以道於是乎見義
元經有變也所行有適於是乎見權常若五岳不可移易是也變權義若與尊南北以尊中國是也
舉而皇極立矣出魏相篇。文中子曰春秋一國之書也其以天下有國而
王室不尊乎故約諸侯以尊王政以明天命之未改此春秋之事也元
經天下之書也其以無定國而帝位不明乎微天命以正帝位以明神
器之有歸此元經之事也出魏相篇。董常曰執小義而妨大權春秋元經
之所罪歟子曰斯謂皇之不極同。子曰元經之專斷蓋蘊於天命吾
安敢至哉天命未改於晉祚則元經斷之於後魏魏相篇。文中子曰褒
表不及仁壽元經至隋開皇而上矣不叔恬曰何謂也子汶然曰仁壽

大業之際其事忍容言耶出命篇。子曰吾於續書元經也其知天命而
著乎傷禮樂則述章志正曆數則斷南北感帝制而首大熙元經首於帝制之絕而持振之也尊中國而正皇始晉宋卒不振則曆數斷南北所以後魏
篇。子謂叔恬曰汝為春秋元經乎春秋元經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
曲直之繩墨也失則無所取衷矣出君篇

唐續春秋

開元中裴光庭拜侍中兼洪文館學士又引壽安丞李融拾遺張琪著
作佐即司馬利賓直洪文館撰續春秋經傳自戰國訖隋請天子修經
光庭作傳書久不就

十六國春秋

魏世黃門侍郎崔鴻乃考覈衆家辨其同異除煩補闕錯綜網紀易其
國書曰錄主記曰傳都謂十六國之春秋先是前趙有漢趙記和平與子
後趙有上黨國記趙書徐光業都記趙純等撰前燕有燕記杜輔撰後
燕有後書董統後中秀等撰南燕有南燕錄景暉撰漢有漢書華陽國

志漢乃蜀李勢也二書並常璩撰前涼有涼國春秋索綬涼記劉夢涼
書漢書後入晉秘閣改為蜀李書前秦有秦記車頓纂裴景仁剛後秦有秦史魏和夏有國書
西涼西秦北燕之史或當代所書或他邦所錄至崔鴻乃著為十六國春秋

虞氏春秋

虞卿說遊之士困於梁乃著書上採春秋下觀近世由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

呂氏春秋

呂不韋為丞相是時魏有信陵楚有春申趙有平原齊有孟嘗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不韋以秦之強羞不如亦招士厚遇之是時多辨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重千金其上延諸侯遊士賓客有客增損一字者予千金

吳越春秋

趙景楚漢春秋陸賈漢春秋後漢春秋魏春秋孔衍

魏氏春秋晉陽春秋

孫盛篤學不倦自少至老不釋卷著魏氏春秋晉陽春秋詞直而理正咸稱良史焉既而桓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為失利何至如尊君所說若此史遂行自是當君門之事其子請刪改盛大怒諸子遂改之盛寫兩本寄於慕容雋太元中孝武博求異聞始於遼東得之考校多有不同書遂兩存

漢晉春秋

唐春秋韋述吳兢同撰

習鑿齒歸襄陽是時桓溫覬覦望鑿齒在郡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起後漢光武終晉愍帝於三國之時蜀以宗室為正魏武雖受漢禪晉尚為篡逆至文帝平蜀乃為漢亡而晉始興焉凡五十四卷

後更準左傳體

晉樂資春秋後傳。荀悅漢紀。張璠後漢紀。劉璠梁典。孫盛春秋。于寶晉紀。裴子野宋畧。吳均齊春秋。何之元梁典。王劭齊志。孔子沒經傳不作于時文籍唯有戰國策及太史公書而已至

晉著作郎樂資乃追采二史撰為春秋後傳其書始以周平王續前集
魯哀公于後至王赧入秦又以秦文公之繼周終於二世之滅合成三
十卷漢獻帝命荀悅為續年體依附左傳著漢紀三十篇自後漢至於
高齊如張璠孫盛于寶徐賈裴子野吳均何之元王劭等其所著書或
謂之紀或謂之略或謂之志雖名各異大抵皆體左傳以為的準

群書考索卷之六

前集

群書考索卷之七

前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六經門 教諭璋校正

六經總論上

漢諸儒

漢興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書自濟南伏生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

轅固於燕則韓太傅言禮則魯高堂生言春秋於齊則胡毋生於趙則

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君田蚡為丞相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廷文

學儒者以百數而公孫弘以治春秋為丞相封侯天下學士靡然鄉風

矣洪為學官悼道之鬱滯廼請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

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官有好文學敬長上

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

可者常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課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能稱者臣謹按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誼文章爾雅訓辭深厚小吏淺聞弗能究宣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卒史比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吏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不足擇掌故以補中二千石屬文學堂故補郡屬備員請著功令自此以來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昭帝時舉賢良文學增博士弟子員滿百人宣帝未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經者皆復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成帝未增弟子員三千人平帝時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勿以為負歲課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乙科二十人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前漢儒林傳

光武中興愛好經術四方學士莫不抱負墳策雲會京師范升陳元鄭興杜林衛宏劉長桓榮之徒繼踵而集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

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

嚴顏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學中元年

初建三雍明帝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

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園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其後復為功臣子孫

四姓未屬別立校舍搜選高能以受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通孝經

匈奴亦遣子入學濟濟乎洋洋乎盛於永平矣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

虎觀考詳同異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顧命史臣著為通義又詔

高堂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為

講郎所以網羅遺逸博存衆家孝和亦數幸東觀自安帝薄於藝文博

士倚席不講順帝感翟酺之言乃更脩黌宇補弟子增甲乙之科靈帝

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

門使天下咸取則焉後漢儒林傳田何傳易授丁寬丁寬授田王孫王孫

授沛人施雠東海孟喜琅邪梁丘賀由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又東郡

京房受易於梁國焦延壽別為京氏學又有東萊費直傳易授琅邪王

橫為費氏學本以古字號古文易又沛人高相傳易授子康及蘭陵毋
將來為高氏學施孟梁丘京氏四家皆立博士費高二家未得立建武
中范升傳孟氏易以授楊政而陳元鄭眾皆傳費氏易其後馬融亦為
其傳融授鄭康成康成作易注荀爽又作易傳自是費氏興而京氏遂
衰。濟南伏生傳尚書授濟南張生及千乘歐陽生歐陽生授同郡兒
寬寬授歐陽生之子世世相傳至魯孫歐陽高為尚書歐陽氏學張生
授夏侯都尉都尉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為大夏侯氏學勝傳族
兄子建建別為小夏侯氏學三家立博士又魯人孔安國傳古文尚書
授都尉朝朝授膠東庸譚尚書古文學未得立中興北海字融習大夏
侯尚書東海王良習小夏侯尚書沛國桓榮習歐陽尚書榮世習相傳
授東京最盛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
鄭康成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于世。魯人申公受詩於浮丘伯為
作詁訓是為魯詩齊人轅固生亦傳詩是為齊詩燕人韓嬰亦傳詩是
為韓詩三家皆立博士趙人毛萇傳詩是為毛詩未得立中興後鄭眾

賈逵傳毛詩後馬融作毛詩傳鄭康成作毛詩箋。魯高堂生漢興傳
禮七十篇後瑕丘蕭奮以授同郡后蒼蒼授梁人戴德及德兄子聖沛
人慶普於是德為大戴禮聖為小戴禮普為慶氏禮三家皆立博士上孔
安國新獻禮古經五十六篇及周官經六篇前世傳其書未有名家中
興以後亦有大小戴禮博士雖相傳不絕然未顯於儒林者建武中曹
充習慶氏學傳其子襲遂撰漢禮中興鄭眾傳周官經後馬融作周官
傳授鄭康成康成作周官注康成本習小戴禮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
長者故為鄭氏學康成又注小戴所傳禮記四十九篇通為三禮焉。
齊胡毋生傳公羊春秋授東平嬴公嬴公授東海孟卿孟卿授魯人哇
孟哇孟授東海嚴彭祖魯人顏安樂彭祖為春秋嚴氏學安樂為春秋
顏氏學又瑕丘江公傳穀梁春秋三家皆立博士梁太傅賈誼為春秋
左氏傳訓詁授趙人貫公建武中即興陳元傳春秋左氏學時尚書令
韓歆上疏欲為左氏立博士范升與歆爭之未決陳元上書訟左氏遂
以魏郡李封為左氏博士後群儒蔽固者數廷爭之及封卒光武重違

衆議而因不復補

前漢儒林傳贊云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
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浸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
衆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初書惟有歐陽禮石易楊春秋公羊名
家而已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梁丘易穀梁春
秋至元帝世復立京氏易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
所以網羅遺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自丁寬施雠孟喜梁丘賀京
房費直高相則言易自伏生歐陽生林尊夏侯勝周堪張山俯孔安國
則言書自申公王式轅固韓嬰趙子毛公則言詩自高堂生及孟卿則
言禮自胡毋生嚴彭祖顏安樂瑕丘江公則言春秋
後漢儒林傳自劉昆注冊任安楊政張興戴憑孫期則言易自歐陽歆
牟長宋登張馴尹敏周防孔僖初倫則言書自高詡包咸魏應伏恭任
宋景鸞晉漢杜撫召馴楊仁趙曄衛宏則言詩董鈞則言禮自丁恭石
澤鍾與甄宇樓望程曾張元李肅何休服虔謝該言春秋計謹則五經

無雙蔡元則學通五經。樊榭刪定公羊嚴氏春秋章句世號樊榭學

前漢藝文志云近世經傳世以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
務碎義巧說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

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

元譚新論云秦君若論若稽古字至二三萬言。丁寬從田何受易復從周王孫受古義作易

說三萬言訓故舉大誼景帝時寬為梁孝王將軍距吳楚。梁丘賀宣

帝行祠昭廟先歐旄頭劔挺墜刃向乘輿於是召賀筮之。京房從

焦贛其易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奏

考課吏法公卿皆以房言煩碎不可行因言石顯專權為顯所譖棄市

○費直以彖象繫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伏生孝文時求能尚書

者天下無有聞伏生治之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龔錯往受之

○夏侯勝霍光欲廢昌邑勝言洪範傳光以此益重經術士勝始從夏

侯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災異又從歐陽氏問為學情熟所問

非一師善說禮服當宣帝時議廟樂下獄黃霸從勝受經獄中初勝從

父子建自師事勝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率引以次章句
其文飾說勝非之曰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勝學既略難
以應敵建卒自顯門名經。孔安國孔氏有古文尚書安國以今文字
讀之因以起其家得逸書十餘篇蓋尚書茲多於是矣。司馬遷亦從
安國。王式以三百五篇諫昌邑。韓嬰作內外傳。高堂生傳士禮
十七篇。徐生魯徐生善為頌孝文時以頌為禮官大夫。房鳳鳳與
王龔劉歆共校書歆曰春秋左氏可立共移書責太常。劉昆受施氏
易能彈雅琴知清角之操注云昔黃帝作為清角後為洪農太守虎渡
河。注丹作易通論七篇。景鸞能理齊詩兼受河洛圖緯作易說及
注解兼取河洛以類相從各為文集又撰禮內外記自號曰禮畧又杜
風角雜書列其占驗作輿道一篇及作月令章句。衛宏少與河南鄭
興俱好古學初謝曼卿善毛詩及為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
善得風雅之旨從杜林更受古文尚書為作訓旨初宋作漢舊儀四篇
以載西京雜事後又著賦頌誄七首傳于世。董鈞習慶氏禮永平中

為博士時草創五郊祭祀及宗廟禮樂威儀章服輒令鈞參議多見從
用。李育習公羊春秋嘗讀左氏傳雖樂文采然謂不得聖人深意作
難左氏義四十一事。何休作公羊解詁以春秋駁漢事六百餘條妙
得公羊本意休善歷筭與其師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
氏膏肓穀梁廢疾。服虔有雄才善著文論作春秋左氏傳解行之至
今又以此傳駁何休之所駁漢事六十條。謝該建安中樂詳條左氏
疑滯數十事以問該皆為解之名為謝氏釋。許謹以五傳說臧否不
同於是撰為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字十四篇。鄭康成始通京氏
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筭術三統歷劉歆作九章筭術周公所作又從東郡張恭祖受
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盧
植事扶風馬融時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
康成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
我乎中興以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後馬融答北地
太守劉瓛及康成答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孔融深敬於康成

徒履造門表紹使學康成皆不就後門人相與撰康成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凡康成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曆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義答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康成質於辭訓通人頗譏其繁至於經傳治熟禰為絕儒齊魯間宗之。論曰自秦焚六經聖文埃滅漢興諸儒頗修藝文及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稟異端紛紜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乃百餘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康成括囊大典網羅眾家刪裁繁誣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范甯每考先儒經訓而長於康成常以為仲尼之門不能過也及傳授生徒並專以鄭氏家法。鄭興字少贛學公羊春秋晚善左氏傳從劉歆講正大義撰條例章句傳詁及校三統歷隗囂虛心禮請而興恥為之屈建武中杜林薦興因日食上疏帝問興郊祀事曰吾欲以讖斷之何如興數言政事依經守義文章溫雅然以不善讖故不能任後與吳漢俱擊公孫述留屯成都初

興好古學尤明左氏周官長於歷數自杜林巨譚衛宏之屬莫不斟酌焉世言左氏者多祖於興而賈逵自傳其父業故有鄭賈之學。鄭衆字仲師即少贛之子也從父受左氏春秋明三統歷作春秋難記條例兼通易詩知名於世初梁松以繅帛聘請衆不從及梁氏事敗賓客多坐之唯衆不染於辭顯宗遣衆持節使匈奴虜欲令拜衆不為屈意氣勇壯雖蘇武不過復與馬廖擊車師使護西域是時肅宗議復鹽鐵官衆諫以為不可。范升習梁丘易時韓歆欲為費氏易春秋左氏立博士升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丘明無因得立遂與韓歆許淑等互相辨難升曰京費已行次復高氏春秋之家又有鬻夾如令左氏費氏得置博士高氏鬻夾五經奇異並復求立各有所執乖戾分爭從之則失道不從則失人謹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時難者以太史公多引左氏升又上太史公違戾五經謬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錄三十一事。陳元習左氏春秋建武初元興巨譚杜林鄭興俱為學者所宗范升欲不立左氏元曰丘明祖授孔子而公羊穀梁傳聞於後世故詔立左

氏以李封為博士會封卒左氏復廢初元上疏不宜使有司察公輔之名。○賈逵字景伯父微從劉歆受左氏逵傳父業弱冠能誦左氏傳及五經本文以大夏侯尚書教授雖為古學兼通五家穀梁之說尤明左氏傳國語為之解詁五十一篇永平中上疏獻之顯宗重其書寫藏秘館時有神雀五采色帝問逵逵博物多識對曰昔武王終父之業獄為鷲在岐宣帝威懷戎狄神雀仍集此胡降之證也帝勅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頌與班固校秘書肅宗好古文尚書左氏傳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帝善逵說使出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逵於是具條奏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皆君臣之正義父子之紀綱至如祭仲紀季伍子胥淑術之屬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又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識明劉氏為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五經家皆言顓頊代黃帝而堯不得為火德左氏以為少昊代黃帝如今堯不得為火則漢不得為赤其所發明補益實多帝嘉之令逵自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數為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詁訓相應詔選歐陽

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逵集為三卷復令撰齊魯韓詩與毛氏同異并作周官解故乃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由是四經遂行於世逵所著經傳義詁及論難百餘萬言又作詩頌誄書連珠酒令凡九篇學者宗之。○論曰鄭賈之學行乎數百年中遂為諸儒宗亦徒有以焉爾亘譚以不善識流亡鄭興以遜辭僅允賈逵能附會文致最差貴顯世主以此論學悲哉。○桓榮字春卿習歐陽尚書榮為太子少傅賜以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可不勉哉顯宗辟雍初成拜榮為五更。○丁鴻從榮受歐陽尚書鴻當襲封上書遜國於弟盛逃去友人鮑駿責之曰春秋之義不以家事廢國事鴻感悟乃還就國後駿言鴻經學至行顯宗召鴻說文侯之命篇拜侍中肅宗詔鴻與諸儒樓望成封桓郁賈逵等論定五經同異於北宮白虎觀帝親稱制臨決鴻以才高論難最明諸儒稱之帝數嗟美焉時人歎曰殿中無雙丁孝公。○馬融字季長初摯恂以儒術教授名重關西融從其游學博通經術大將軍鄧騭聞融名召

為舍人不肯應命客於涼州既饑困乃悔而歎息遂往應陽召校書東
觀時俗儒世士以為文德可興武功宜廢遂寢蒐狩之禮息戰陳之法
故猾賊從橫乘此無備融以為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上廣成頌以諷諫
謂宜講武校獵重述蒐狩之義頌奏忤太后鄧氏滯於東觀十年不得
調安帝時車駕東巡岱宗融上東巡頌融才高博洽為世通儒鼓琴吹
笛不拘儒者之節嘗欲訓左氏春秋及賈逵鄭眾注乃曰賈君精而不
博鄭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但著三傳異同說注孝經論語
詩易二禮尚書列女傳老子淮南子離騷所著賦頌碑誄書記表奏七
言琴歌對策遺令凡二十一篇初融懲於鄧氏不敢復違忤甄家遂為
梁冀草奏又作大將軍西第頌以此頌為正直所羞○蔡邕字伯喈師
事胡廣好辭章數術天夫妙操音律感東方客難及楊雄班固崔駰之
徒設疑以自通作釋誨揚雄作解嘲班固作
答賓戲崔駰作達旨校書東觀邕以經籍去聖
久遠又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乃與堂谿楊賜丹賜等正定六經
文字邕乃自書工於碑使單麟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悅學咸取

正焉邕前在東觀與盧植韓說等撰補後漢記十意有律歷意禮意樂
意郊祀意天文意車服意又補諸列傳四十二篇所著詩賦碑誄銘讚
連珠箴吊論議獨斷勸學釋誨叙樂女訓策執祝文章表書記凡百四
篇傳於世

唐諸儒

唐高祖天下略定即詔國學置生負太學四門學郡縣學生負各有差
又詔宗室功臣子孫就秘書外省別為小學太宗銳情經術即王府開
文學館召名儒十八人為學士與議天下事既即位置洪文館悉引內
學士番宿更休聽朝之間則與討古今道前王所以成敗或日晏夜艾
未嘗少怠正觀六年詔能通一經者得補吏并置書筭二學皆有博士
自元武屯營飛騎皆給博士授經能通一經者聽入貢又讎正五經謬
缺頒天下示學者與諸儒粹減役章句為義疏因詔前代通儒梁皇侃
加早褚仲都周熊安生沈重陳沈文阿周洪正張譏隋何安劉炫子孫
並加引擢於是唐三百年之盛稱正觀元宗詔群臣及府郡舉通經士

而褚元量馬懷素等勸講禁中置集賢院部分典籍乾元殿傳彙群書至六萬卷經籍大備又稱開元焉祿山之禍兩都所藏一為矣埃自楊綰鄭餘慶鄭覃等以大儒輔政議優學科先經議黜進士後文辭亦非能克也文宗定五經鏡之石張參等是正訛文寥寥一二可紀由是觀之始永嘗不成于艱難而後敗於易也。陸德明德明名元朗以字行蘇州吳人善名理言受學於周弘正為國子博士論撰甚多傳於世後太宗閱其書嘉德明傳辯以布帛二百段賜其家。顏師古注班固漢書時人謂杜征南顏祕書為左立明班孟堅忠臣急就章。孔穎達穎達與顏師古受詔撰五經義訓凡百餘篇號義贊詔改為正義云雖包貫異家為詳博然其中不能無謬冗博士馬嘉運駁正其失詔更令裁定永徽二年詔國子三館學士考正之於是于志寧張行成高季輔就加增損書始布下正觀中講以龍問於不能。蕭德言太宗欲知前世得失詔魏證虞世南褚亮及德言裒次經史及百代帝王所以興衰上之帝愛其書傳而要曰使我稽古臨事不惑者公等力也。敬德時孔

穎達顏師古撰次隋史詔攝詣祕書內省參纂又與令狐德棻等撰晉書始攝與許敬宗撰高祖實錄又撰太宗實錄房元齡嘗稱攝陳壽之流乎元齡患顏師古注漢書文繁令撮其要為四十篇是時漢書學大興其章者若劉伯莊秦景通兄弟劉訥言皆名家。路敬淳唐初姓譜學惟敬淳名家其後柳冲韋述蕭穎士孔至各有撰次然皆本之路氏。王元感撰書糾繆春秋振滯禮繩愆等凡數十百篇魏知古見其書歎曰五經指南也而徐堅劉知幾張思敬等薦之下詔褒美以為儒宗。褚無量初內府舊書自高宗時藏宮中甲乙叢列無量建議請繕錄補第以廣秘籍天子諮於東都乾元殿東指部彙整比無量為之使因表盧僎陸去泰王擇從徐楚璧分部讎定又詔祕書省司經局昭文崇文一館更相檢讎采天不遺書以益缺文不數年四庫完治帝西完徒書麗正殿更以脩書學士為麗正殿直學士復詔無量就麗正纂續前功。无行冲先是馬懷素撰書志褚無量校麗正四部書業未卒相次物故詔行冲代之元宗自註孝經詔行冲為疏立于學官。啖助淹該

經術善為春秋考三家短長號集傳凡十年乃成復先其綱條為例統助愛公穀二家以左氏解義多謬

群書考索卷之七

前集

群書考索卷之八

前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縣丞管韶校正

○六經門

六經總論下

隋志

經籍者機神之妙旨聖哲之能事學之者將殖焉不學者將落焉寔仁義之陶鈞誠道德之橐籥也其為用大矣故曰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今其斯之謂也是以大道方行俯龜象而設卦後聖有作仰鳥跡以成文書契已傳繩木棄而不用史官既立經籍於是興焉夫經籍也者先聖據龍圖握鳳紀南面以君天下者咸有史官以紀言行言則左史書之動則右史書之故曰君舉必書懲勸斯在考之前載則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類是也下逮殷周之世史官充備

紀言書事靡有闕遺則周禮所稱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以詔
王治小史掌邦國之志定世繫辨昭穆內史掌王之八柄策命而貳之
外史掌王之外令及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書御史掌邦國都鄙萬民
之治令其贊冢宰此則天子之史凡有五焉諸侯亦各有國史分掌其
職則春秋傳晉趙穿弒靈公太史董狐書曰趙盾殺其君以示於朝宣
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齊崔杼弒莊
公太史書曰崔子弒其書崔子殺之其弟嗣書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
舍之南史聞太史書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楚靈王與右尹子革
語左史倚相趨而過王曰此良史也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然則諸
侯史官亦非一人而已皆以記言書事太史總而裁之以成國家之典
不虛美不隱惡故得有所懲勸遺文可觀則左傳稱周志國語有鄭書
之類是也暨夫周室道衰紀綱散亂國異政家殊俗喪貶失實廢素舊
章孔丘以大聖之才當頹頹之運歎鳳鳥之不至惜將墜於斯文乃述
易道而刪詩書脩春秋而正雅頌壞禮崩樂咸得其所自哲人萎而微

言絕七十子散而大義乖戰國縱橫真偽莫辨諸子之言紛然淆亂陵
夷躋駁以至于秦秦政奮豺狼之心滅先代之迹焚詩書坑儒士以刀
筆吏為師制挾書之令學者逃難窟伏山林或失本經口以傳說漢氏
誅除秦項未及下車先命叔孫通草綿蕪之儀枚擊柱之弊其後張蒼
治律歷陸賈撰新語曹參薦蓋公言黃老惠帝除挾書之律儒者始以
其業行於民間猶以去聖既遠經籍散逸簡札錯亂傳說紕繆遂使書
分為二詩分為三論語有齊魯之殊春秋有數家之傳其餘互有躋駁
不可勝言此其所以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者也武帝置太史公命天下
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開獻書之路置寫書之官外有太常太史博
士之藏內有延閣廣內秘室之府司馬談父子世居太史探采前代斷
自軒皇逮于孝成作史記一百三十篇詳其體制蓋史官之舊也至於
孝武祕藏之書頗有亡散乃使陳農求遺書於天下命劉向校經傳諸
子詩賦任宏校兵書尹咸校數術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就向輒撰為
一錄論其指歸辨其訛繆叙而奏之向卒後哀帝使其子歆嗣父之業

乃徙温室中書於天祿閣上歆遂總括群篇撮其要指著於七略大凡
三萬三千九十卷王莽之末又被焚燒光武中興篤好文雅明章繼軌
尤重經術四方鴻生巨儒負篋自遠而至者不可勝筭石室蘭臺彌以
充積又於東觀及仁壽閣集新書班固傳毅等典掌焉並依七略而為
書部固又編之以為漢書藝文志董卓之亂獻帝西遷圖書縑帛軍人
皆取為帷囊所收而西猶七十餘載兩京大亂掃地皆盡魏氏代漢采
掇遺亡藏在祕書中外三閣魏鄭默始制中經荀勗又因中經更著新
簿分為四部總括群書一曰甲部紀六藝及小學等書二曰乙部有古
諸子家近世子家兵書兵家術數三曰丙部有史記舊事皇覽簿雜事
四曰丁部有詩賦圖讚汲冢書大凡四部合一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
但錄題及言盛以縹囊書用緗素至於作者之意無所論辨惠懷之亂
京華蕩覆集閣文籍雖有子遺東晉之初漸更鳩聚李充以勗舊簿校
之其見存者但有三千一十四卷充遂總沒衆篇之名但以甲乙為次
自爾因循無所變革其後中朝遺書稍流江左宋元嘉八年謝靈運造

四部貝錄大凡六萬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元徽元年王儉又造目錄大
凡萬五千七百四卷儉又別撰七志一曰經典志紀六藝小學史記雜
傳二曰諸子志紀今古諸子三曰文翰志紀詩賦四曰軍書志紀兵書
五曰陰陽志紀陰陽圖緯六曰術藝志紀方技七曰圖譜志紀地域及
圖書其道佛附見合九條然亦不述作者之意但於書名之下每立一
傳而又作九篇條例編乎首卷之中文義淺近未為典則齊永明中秘
書丞王亮監謝朓又造四部書目大凡一萬八千二十卷齊末兵火延
燒祕閣經籍遺散梁初任昉躬加部集又於文德殿內列藏衆書華林
園中總集釋典大凡二萬三千一百六卷而釋氏不豫焉梁有祕書監
任昉殷鈞四部目錄又文德殿目錄其術數之書更為一部使奉朝請
祖暕撰其名故梁有五部目錄普通中有處士阮孝緒沉靜寡慾篤好
墳史博采宋齊已來王公之家凡有書記參校官簿更為七錄一曰經
典錄紀六藝二曰記傳錄紀史傳三曰子兵錄紀子書兵書四曰文集
錄紀詩賦五曰技術錄紀數術六曰佛錄七曰道錄其分部題目頗有

次序剖析詞義淺薄不經梁武敦悅詩書下化其上四境之內家有文史元帝克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經籍歸于江陵大凡七萬餘卷周師入郢咸自焚之陳天嘉中又更鳩集考其篇目遺缺尚多其中原則戰爭相尋干戈是務文教之盛符姚而已宋武入關收其圖籍府藏所有藏四千卷赤軸青紙文字古拙後魏始都燕代南略中原粗收經史未能全具孝文始都洛邑借書於齊祕府之中稍以充實暨於爾朱之亂散落人間後齊遷鄴頗更搜聚迄於天統武平校寫不輟後周始基關右外通強隣戎馬生郊日不暇給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稍加增方盈萬卷周武平齊先封書府所加舊本纔至五千隋開皇三年牛弘表請分遣使人搜訪異本每書一卷賞絹一疋校寫既定本即歸主於是民間異書往往間出及平陳已後經籍漸備檢其所得多太建時書紙墨不精書亦拙惡於是總集編次存為古本召天下工書之士京兆韋霈南陽杜預等於祕書內補續殘缺為正副二本藏于宮中其餘以實祕書內外之閣凡三萬餘卷煬帝即位祕閣之書限寫五十副本分

為三品上品紅瑠璃軸中品紺瑠璃軸下品漆軸於東都觀文殿東西廂構室以貯之東廂藏甲乙西廂藏丙丁又聚魏已來古跡名畫於殿後起二臺東曰妙楷臺藏古跡西曰實墨臺藏古畫又於內道場集道佛經別撰目錄大唐武德五年克平偽鄭盡收其圖書及古跡焉命司農少卿宋遵貴載之以舩沂河西上將致京師行經砥柱多被漂沒其所存者十不一二其目錄亦為所漸濡時有殘缺今考見存分為四部合條為一萬四千四百六十六部有八萬九千六百六十六卷其舊錄所取文義淺俗無益教理者並刪去之其舊錄所遺辭義可采有所弘益者咸附入之遠覽馬史班書近觀王阮志錄挹其風流體例削其淨雜鄙俚離其疏遠合其近密約文緒義凡五十五篇各列本條之下以備經籍志雖未能研幾探賾窮極幽隱度乎弘道設教可以無遺缺焉夫仁義禮智所以治國也方技數術所以治身也諸子為經籍之鼓吹文章乃政化之黼黻皆為治之具也故列於此志云

易曰河出圖洛出書然則聖人之受命也必因積德累業豐功厚利誠著天地澤被生人萬物之所歸往神明之所福享則有天命之應蓋龜龍銜負出於河洛以紀易代之徵其理幽昧究極神道光王恐其惑人秘而不傳說者又云孔子既叙六經以明天人之道知後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別立緯及識以遺來世其書出於前漢有河圖九篇洛書六篇云自黃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支又別有三十篇云自初起至于孔子九聖之所增演以廣其意又有七經緯三十六篇並云孔子所演并前合為八十一篇而又有尚書中候洛罪叙五行傳詩推度尖紀曆樞合神務孝經句命决援神契雜識等書漢代有郝氏表氏說漢末郝萌集圖緯識雜占為五十篇謂之春秋尖異宋均鄭文並為識律之注然其文辭淺俗顛倒舛謬不類聖人之旨相傳疑世人造為之後或者又加點竄非其實錄起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圖識興遂盛行於世漢時又詔東平王蒼正五經章句皆命從識俗儒趨時益為其學篇卷第目轉加增廣言五經者皆憑以為說唯孔安國毛公王璜賈逵之徒獨非之相承

以為妖妄亂中庸之典故因漢魯恭王河間獻王所得古文參而考之以成其義謂之古學當世之儒又非毀之竟不得行魏代王肅推引古學以難其義王弼杜預從而明之自是古學稍立至宋太明中始禁圖識梁天監已後又重其制及高祖受禪禁之愈切煬帝即位及發使四出搜天下書籍與識緯相涉者皆焚之為吏所糾者至死自是無復其學祕府之內亦多散亡今錄其見存列于六經之下以備異說

石渠議

宣帝甘露三年詔諸儒講五經同異於石渠閣施雠論易周堪孔霸等論禮公羊則嚴彭各以經議對蕭望之平奏其議天子稱制臨决焉乃祖穀梁則尹更始各以經議對蕭望之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

白虎通

後漢章帝建初四年詔諸儒會白虎觀講五經同異帝親稱制臨决如石渠故事作白虎通令班固撰集其事凡四十篇今所存本乃四十四卷篇首於爵終於嫁娶大抵皆引經斷論却不載稱制臨决之語

漢校定中書五經

伏湛元孫元忌世襲湛爵為不其侯博物多識順帝時為侍中屯騎校尉永和元年詔元忌與議郎黃景校定中書五經諸子百家藝術中書內中之書其後元嘉中成

漢大學石經

蔡邕少博學好辭草術數天文妙探音律拜郎中校書東觀遷議郎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訛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與堂谿楊楊馬日禪張馴韓詵單賜等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乃自書于碑使工鐫刻立於大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者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洛陽記大學堂前石經四部

盧植尚書三禮

盧植熹平四年作尚書章句三禮解詁時始立大學石經以正五經文字植上書願詣東觀專心研精合尚書章句攷禮記失得裁定聖典刊正碑文

晉中經

晉得汲冢古文竹書詔荀勗撰次以為中經

五經通論

束皙

咸平重校七經疏義

咸平四年翰林侍讀學士邢昺等上重校周禮儀禮公穀傳孝經論語爾雅七經疏義凡一百六十三卷命模印頒行

五經鈎沉

晉楊方傳方為高梁太守在郡積年著五經鈎沉更撰吳越春秋行於世。隋志五經鈎沉十卷

咸平龍圖閣五經圖

見圖類

徐邈五經音訓

徐邈傳孝武帝始覽載籍招延儒學之士太傅謝安舉邈以應選補中書舍人在西省侍帝雖不口傳章句然開釋文義標明指趣撰正五經

音訓學者宗之

五經同異評

徐苗傳家貧好學遂為儒宗作五經同異評

巾箱五經

梁衡陽王均嘗手自細寫五經部為一卷置于巾箱以備遺忘

唐五經正義

唐太宗以師說多門章句繁雜命孔穎達與諸儒撰五經疏名曰五經正義

五經精義

開元九年二月丙申詔楊安國等五經正義以五經精義為名

九經師授譜

韋處微以學者薄師道不如聲樂賤工能尊其師著九經師授譜詆其違

六經法言

唐韋處厚路隋撰五經粹要二十篇號六經法言穆宗時

唐石經

高重為國子祭酒與鄭覃刊定九經于石鄭覃文宗時為相以經籍初繆博士淺陋不能正建言願與鉅學共力雖刊準漢故事鑿石大學示萬世法詔可覃乃表周埤崔球張次宗孔溫業等是正其訛文刊于石文宗定五經錢之石張叅等正其訛文

唐新修六經要言

敬宗時崔郾與高重類六經要言為十篇以便觀省

○諸子百家門

孝經類

夫孝者天之經地之義人之行自天子達於庶人雖尊卑有差及乎行孝其義一也孔子既序六經題目不同指意差別恐斯道離散故作孝經以總會之明其枝流雖分本萌於孝者也遭秦焚書為河間人顏芝所藏漢初芝子真出之凡十八章而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蒼諫議

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皆名其學又有古文孝經與古文尚書同出而長孫有閨門一章其餘經文大較相似篇簡缺解又有衍出三章并前合為一十二章孔安國為之傳至劉向典校經籍以顏本比古文除其繁惑以十八章為定鄭衆馬融並為之注又有鄭氏注相傳或云鄭玄其立義與玄所註餘書不同故疑之梁代安國及鄭氏二家並立國學而安國之本亡於梁亂陳及周齊唯傳鄭氏至隋王劭於京師訪得孔傳送至河間劉炫炫因序其得喪述其議疏講于人間漸聞朝廷後遂著令與鄭氏並立儒者誼誼皆云炫自作之非孔舊本而祕府又先無其書又云魏氏遷洛未達華語孝文帝命侯伏侯可悉陵以夷言譯孝經之旨教于國人謂之國語孝經今取以附此篇之末

出隋志

說齊孝經序云

孔子為魯參言孝道門人錄之為書謂之孝經更秦滅學漢河間獻王得之顏芝家凡十八章古文孔氏一篇二十二章本出屋壁劉向校書定著十八章至於唐諸儒說者且百家孝明皇帝詔諸儒集議劉知幾

紙鄭注請行孔傳司馬正非之力申鄭說帝乃采集六家自為之注頌之天下以十八章為定元行冲為之疏本朝邢昺增損之力正義訓詁證引詳矣先正司馬公范公皆為古文指解所發明益以通暢夫孝百行之本學者所當先聖人之言簡嚴易直而天人備固非一家所能究其說故拾諸儒遺意相與講貫務通理而不飾文學者以筌蹄觀之廢幾不悖先聖人之意。正義云按孝經遭秦坑焚之後為河間顏芝所藏漢初除挾書之律芝子真始出之長孫氏及江翁后蒼翼奉張禹等所說皆十八章及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二十二章庶人章分為二為三又名孔安國作傳劉向校經籍比量二本除其煩惑以十八章為閨門一章孔安國作傳劉向校經籍比量二本除其煩惑以十八章為定而不列名又有荀栩集其錄及諸家疏並無章名而援神契自天子至庶人五章唯皇侃標其目而冠於章首今鄭注見章名豈先有改除近人追遠而為之也鄭注依古今集詳議儒官連狀題其章名乞加商量遂依所請。魯參字子與孔子以為能通孝道故受之業作孝經傳。至於迹相祖述殆且百家韋昭王肅先儒之領袖虞翻劉劭抑又

次焉劉炫明安國之本陸澄譏康成之注玄宗。何休注訓孝經論語皆經緯典謨本。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明帝自期門羽林之士悉通孝經章句後儒。正觀十四年太宗觀釋奠於國子學詔孔穎達講孝經禮樂。天寶三載大赦詔天下家藏孝經唐宗紀

論語類

論語者孔子弟子所錄孔子既叙六經講於洙泗之上門徒三千達者七十其與夫子應答及私相講肄言合於道或書之於紳或事之無厭仲尼既沒遂緝而論之謂之論語漢初有齊魯之說張禹本授魯論晚講齊論後遂合而考之刪其煩惑除去齊論問王知道二篇從魯論二十篇為定號張侯論當世重之周氏包氏為之章句馬融又為之訓又有古論語與古文尚書同出章句煩省與魯論不異唯分子張為二篇故有二十一一篇孔安國為之傳漢末鄭玄以張侯論為本參考齊論古論而為之注魏陳群王肅周生烈皆為義說何晏又為集解是後諸儒

多為之注齊論遂亡古論先無師說梁陳之時唯鄭玄何晏立於國學先鄭氏甚微周齊鄭學獨立至隋何鄭並行鄭氏盛於人間其孔叢家語並孔氏所傳仲尼之旨爾雅諸書解古今之意并五經總義附于此篇。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藝文志。序曰漢中壘校尉劉向言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者也。仲弓子游等撰定論者綸也以此書可以經綸世務故曰綸也圓轉無窮故曰輪也蘊含萬理故曰理也篇章有序故曰次也群賢集定故曰撰定也鄭元。論語者五經之輶輶六藝之喉衿也孟子之書則而象之矣。魯論語者魯人所傳即今所行篇次是也龔奮夏侯勝韋賢及子元成魯扶卿夏侯勝蕭望之並傳之各自名家。齊論語者齊人所傳別有問王知道二篇凡二十一一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王吉宋畸王卿貢禹五鹿充宗王生並傳之王吉名家。古論語者自出孔氏壁中凡二十一一篇有兩子張篇次不與齊魯同孔安國為

傳後漢馬融亦注之。張禹受魯論於夏侯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擇善而從號曰張侯論最後行漢世禹以論授成帝後漢包咸周氏並為章句列于學官鄭元注本就魯論張包周之篇考之齊古為之注焉何晏集孔安國包咸周氏馬融鄭元陳群王肅周生烈之說為集解正始中盛行于世正義。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平帝詔召天下通知論語教授在所為駕一封軺傳遣詣京師紀本。王通隋末大儒聚徒河汾間倣古作六經又為中說以擬論語不為諸儒稱道故書不顯惟中說獨傳王續。或曰儒者稱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信乎曰樂正子春子思之徒相與為之爾當時孔子弟子雜記其言然卒成其書者魯氏之徒也辨論語

孟子類

孟子名軻子思弟子有列傳師古曰聖證論云軻字子車此志無字未詳其所得出藝文志。魯公族孟孫之後師孔子之孫子思著書七篇遭答姬之訖錄值炎劉之末奮進不得佐興唐虞雍熙之和退不能信三代

之餘風恥沒世而無聞焉是故垂憲言以貽後人於是退而論集所與高弟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包羅天地揆叙萬類可謂亞聖命世之大才也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辨文說孝經為正其文不能洪深不與內篇相與似非孟子本其後世依倣而託之者也。孟子既沒公孫丑萬章之徒撰次難疑答問成書七篇後漢趙岐為章句析為十四篇唐林謹思以弟子記軻之言不能盡其意故演而續之作續孟子二卷本朝馮休謂孟子有可疑者或門人所增益乃作刪孟一卷司馬。孟子之書亦不必論其文之如何是直萬章公孫丑之徒所次耳何有於孟子哉是下試以唐陸善經孟子對今孫宣公所校定孟子斷可見其文之異同也晁以道。韓愈以為弟子所會集非軻自作今攷之則知愈言非妄也其書孟子所見諸侯名謚如齊宣王梁惠王梁襄王滕定公滕文公魯平公是也夫死然後有謚軻著書時所見諸侯不應皆死故予以愈言為然晁。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

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嘆也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
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
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以所好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
仲尼之意作孟子之書孟子傳。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
人之道易行尊聖人之道者孟氏而已晚得楊雄書益尊信孟氏其存
而醇者孟軻氏而止爾孟氏醇乎醇讀荀。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
天下卒老于行吐辭為經舉足為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進學

群書考索卷之八

前集

以利看國未嘗不煩書而莫比孟子大業子之門人通其說
宜王宜王不能用過果其惠王不取所書則見以為迂遠而
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以所好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
仲尼之意作孟子之書繼射。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
人之道易行尊聖人之道者孟氏而已晚得諸雜書益尊信孟氏其
而醉者孟軻氏而止爾孟氏解于辭。孟軻外辭之道以明
天下幸老于行吐辭為終果足為法絕類離倫愛人聖

群書考索卷之八



